

故事一百種

割耳朵小創惡霸

上海大書局發行



90

867.61
119.3
:9.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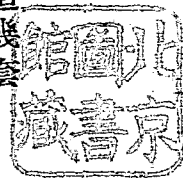
3 0528 0797 5

割耳朵小創惡霸

清朝道光年間，有個四川人，姓周名武。起初略略知道幾套拳脚，在江湖上賣解餬口，後來遇到一個名師，纔學成了絕大的本領。

一天，路過沙市鎮，因為缺少盤費，不得已拿了一套賣解的傢伙，在一個火燒過的廣場上，獻幾套拳棍，想要觀衆捨些銀錢。不料忽然來了兩三匹高頭大馬，上面坐着幾個兇眉惡眼的漢子：中間一個穿着一件湖色縐紗夾長衫，上套一件天青緞馬褂，一條油鬆大辮，挽成一個大結，在馬背上晃動，一頂小帽子，却有一半合在額角上，只見這人倒也生得脣紅齒白，不過一雙眼睛

割耳朵小創惡霸



808421

兇惡得很；他那馬跑在頭裏，其餘幾個人，像是護衛他的一般。他一馬當前，跑到周武圍場邊，向着衆人高聲叫道：『這種武藝，那裏可以騙人家的錢？你們誰出錢，誰便是和這賣解的同黨，仔細少爺來和你們算帳。』這人說完話，便把鞭子在馬身上抽了一下，那馬便洒開四個蹄子，潑刺刺的疾馳而去。那些跟隨的馬匹，也都吆吆喝喝，追了上去。一會兒，這幾匹馬，都跑得無影無蹤。幾句話不打緊，那些四圍瞧熱鬧的聽了，兀是像發瘋般，一聲吶喊，便都四散奔逃，好似逃遲了一步，就要大禍臨頭的一般。霎時間，便依舊現出一片廣場，中間只賸下周武一人呆呆的站着。

周武眼睜睜地看那一班瞧熱鬧的人溜之乎也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收拾收拾刀槍，裝入木箱，背上肩頭，回身來找客店。幸喜自

己一路而來，還贖得幾兩銀子在腰包裏，也不愁一兩天的食用。且待打聽得這馬上的少年是個甚麼東西，再作道理。大凡一個人有了錢，胆量自會壯些，周武當下絕不躊躇，捋了木箱便走。才走過一條街，便見一家招商客店，大門上一方橫額，上寫「順興



割耳朵小創惡霸

店」三個大字，左右兩塊長方形的招牌，右邊寫的是「安寓客商」，左邊寫的是「代辦酒席」。周武瞧了這家客店，地方也還清潔，便大踏步走了進去。進門靠右手，便是一間帳房間，一個花白鬚

子的老頭兒，正捧着一個水烟袋，在那裏吸水烟。周武便把肩上的木箱輕輕地放在地下，才向那老頭兒拱了一拱手道：「請問老丈，這裏還有空屋子沒有？」那老頭兒聽見了周武的聲音，便抬頭向周武打量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不是適才在那火燒坪上賣解過的嗎？」周武見他認識自己，倒覺得詫異起來，忙應道：「不錯，老丈適才難道也在那裏瞧熱鬧嗎？」那老頭兒搖頭道：「老漢適才並不在場，不過你到這沙市鎮上來，也應當打聽打聽明白，常言道：『毒龍難鬥地頭蛇，』你怎麼會把這裏一位太歲的得罪了呢？」周武聽了這話，忽然想到了適才在馬上的那個少年，心裏不免動了一動，道：「老丈這話怎講？小子到這沙市鎮上來，還不到半天功夫，那裏就會得罪了人？」那老頭兒便搖頭

道：「你這個人枉爲也在江湖上走走的，難道江湖上有個拜碼頭
的規矩，你還不知道麼？你到沙市來，便該打聽這沙市是誰的
碼頭？在沒有賣解之先，該去拜一次客，賣下來的錢，也應當劃一
部分出來孝敬孝敬，才是正理。如今你這許多規矩都沒有做到，
人家自然要和你搗蛋了。」周武聽了，不禁連連點首道：「請問
老丈，此人是不是年紀很輕，皮膚鐵青的一個削骨臉嗎？但不知
他姓甚名誰？還望老丈指教！」那老頭兒道：「一些也不錯，此人
姓尙，叫做尙三虎。他自己原也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本領，不過他
家裏養的鏢客有幾百名，都是殺人不眨眼的。」周武心裏盤算
了一會，便有了主意，當下也就催促那老頭兒道：「老丈這些話，
過一會子再談罷，此刻小子急於要落房間，準備把肚子填飽了。」

再作道理，就煩老丈指點小子去房間裏休息罷。」老頭兒道：「尚三虎在沙市鎮上，差不多便是小皇帝；誰敢和他違拗，誰便是和自己的小性命作對？適才因為你沒有到他那裏去拜碼頭，所以派了幾個手下的人到我這裏來說，如此這般一個賣解的漢子，他要是投宿到客店裏來，無論那家都不准收留。誰收留了，便和誰算帳；所以我這裏即使有了房間，也不能容你安歇，我看你還是趕緊離了這沙市鎮的好，要是趕不上別的碼頭，便在破廟裏面，或是樹林底下，都可以安歇；比較在這沙市鎮上，和尚三虎作對，都覺得安穩些兒。」周武聽那尚三虎如此無理，不禁心頭火發，便氣吼吼的道：「好好，他既是和我作對，我就找他去。」說罷，也就撇下那老頭兒，背起木箱，回身便走。及至出了順興店的

大門，却又咳嗽了一聲道：『不對啊，適才懊悔沒有把尚三虎的家裏問明白了，此刻要找他去，不知道他家住那裏，也是沒用呀。



『周武這時心裏一躊躇，脚步便慢了起來，正在心口相商的時候，忽地斜刺裏來了一個像當差模樣的人，向周武請了一個安道：『家爺有請。』周武見了這人，暗暗點頭，想那尚三虎，果然放不過我，居然還派了一個當差的來請我，打量我不敢去嗎？真太小覷人了。我此去第一層便可把他教訓一陣，第二層也可顯得我不是膽怯。當下便向

那當差的道：『好啊，我就跟你走吧。』於是當差的在前，周武在後，轉灣抹角，走了也有半個時辰，才見一帶白圍牆，中間兩扇挺大的黑漆牆門。那當差的便指點與周武看道：『到了，就是此間。』周武留心一瞧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是個土豪的家裏，那氣概十分雄壯。正打量之間，早已進了大門，只見大門裏面一色青衣小帽，站着十幾個當差的，那引導周武的便分付道：『這位就是爺教請的壯士。』那十幾名當差的聽了，忙紛紛向周武請安，弄得周武反糊塗起來。心想怎麼那尙三虎前倨後恭？哦，大概他還要鬧甚麼頑意兒，丟我的臉，有意這們安排的，打量我還懼怕了不成。

大門裏面，便是甬道，周武隨着那當差的只管往裏走。甬道盡處，便是一個月洞門，裏邊種着幾十竿竹子，甬道在竹子中間

穿了過去，裏面三間敞廳，四面一色的紗窗，那竹葉映在紗窗上，都變成了綠顏色。當差的便引周武在這敞廳上坐下。周武這時却也忍耐不住，便向那當差的道：『我要找尙三虎說話呢。』當差的道：『正爲壯士找尙三虎，所以小的特地來奉請的啊。壯士且請寬坐在這裏，待小的去請家爺。』說罷，便匆匆地走了。周武沒奈何，只得在敞廳上耐心等候。等候了好一會兒，忽聽到橐橐的脚步聲，周武怕是尙三虎來了，忙定睛細看，却見一個六十多歲白鬍子的老頭兒，走了進來，堆着滿臉的笑，向周武彎腰說道：『家爺有請，待小人在前領導。』周武聽他的口氣，才明白這老頭兒也是一個當差的，當下却又不肯跟了他就走，便喚住了那老人問道：『我在此地等了好半天了，你家主人怎麼不出來敘』

談却橫也有請，豎也有請，難道這客廳上會客倒不好，反要到臥房裏去不成？那個老頭兒見周武忽然又不肯進去，便忙陪笑道：『只爲家爺有病在身，不能出來迎接，只得有屈壯士進去敘談了。』周武聽了這話，丈二長的和尚，簡直是摸不着頭腦起來，暗想道：『這樣說來，他家的主人，又有些不像是尙三虎了，正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？可是自己既到了這一個地步，就是龍潭虎穴，也得去窺探一遭。』便道：『好好，請你引導罷！』當下兩人果然彎彎曲曲，穿過了許多房屋，才走到了最後一進，那老頭兒便搶上一步，把門簾揭起，讓周武走。周武便跨了進去，却見裏面陳設的東西，十分精緻，正是說不盡的寶鴨香溫，金猊春暖。周武四下裏一望，却靜悄悄地不見有一個人影，心裏不禁十

分詫異。正要啓口動問時，只見那老頭兒把手指了一指道：「請壯士到裏邊坐，家爺在裏邊那一間屋子裏呢。」周武依言，從一口大玻璃廚後面轉了過去，只見有一個少年，病在牀上，形態十分憔悴。周武打量那少年時，覺得和尙三虎面貌完全不同，正在



翻耳來小劍惡霸

心中盤算，只見那少年連連在枕上叩首道：「小弟姓江名煥文，爲了有一件極危險的事情，素仰老哥是位好漢，所以請老哥來，求老哥搭救則個。」說時那引導周武到裏邊來的老僕，也撲通一聲，跪了下去。

原來這江煥文是個真正的公子哥兒，他的老子喚做江猛，在襄陽當過好幾年的

總兵，後來又升了提督。幾十年宦囊積蓄，着實多了幾文，所以在沙市鎮上蓋了一座房屋；卸任回來，便在這屋子裏頤養天年。這江猛在五十歲的一年，才生下這位公子江煥文來，晚年得子，自然格外溺愛。那江煥文到了十幾歲的時候，有了知識，覺得自己是個將門之子，如若不學幾手拳腳，未免辱沒了門楣，便要求他老子替他聘教師習武藝。他老子勉強選了一個教師。在家裏教江煥文一些容易的武藝。當時江猛的意思，不過是這麼敷衍他兒子的，請來的教師，那裏會有高明的本領？越是有本領，越會拍人家的馬屁。他們只顧巴結飯碗，恨不得把江煥文捧上三十三天才好。一面便在江煥文跟前，說江煥文把師傅的衣鉢都傳授去了；一面又在江猛跟前，說少爺怎樣的一學就會，一會就

精，敷衍得江猛和江煥文父子倆，只是張開了牙齒笑。讀者試想，這樣學來的武藝，還有一個高明的道理嗎。不久江猛死了，江煥文料理家務要緊，也就沒有功夫再習拳棒，便把請的教師都辭退了。

那尙三虎和江煥文原是個世仇。因為尙三虎的父親尙得標，在江煥文的父親江猛手下，當過把總的。有一次江猛因為尙得標弄錯了一件公事，把他拖翻在地，打了四十軍棍，並且還把他的前程都參革了。尙得標沒了差事，便到四川投入會黨，居然在會黨裏當起頭目來。後來尙得標死了，他兒子尙三虎便繼續了他老子的職務；不過記起他老子當初被江猛打那四十軍棍之仇來，便全家搬到沙市，想替他死去的老子報仇。一時只恨無

從下手，便從培養勢力方面做起，開堂散票，居然也聚集了有不少的無賴，專等機會。便好和江煥文算賬。

一日，事正湊巧，尚三虎居然借了一點事情，不由分說把江煥文打了個半死，總算出了一口氣。江煥文遭了這頓毒打，調治好久，只還是瘦骨支離，起牀不得。那江煥文在牀上，却是咬牙切齒，定要報那尚三虎的仇，吩咐家裏的人，快去物色幾個武藝高強的好漢來，準備大大的和尚三虎廝殺一場。

這天老僕江義帶了另外一名當差的，替江煥文在藥鋪子裏撮了藥回來，打從那火燒坪旁邊經過，湊巧周武在那裏賣解，江義便捱在人叢裏瞧熱鬧。他見那周武的一拳一腿，使出去都很有勁，當下覺得周武是經過名師傳授的，若不是路上缺少

盤川也決不肯獻本領給許多外行人瞧。便不由得心中盤算，若得此人肯與我家小主人出力，那尙三虎便合該倒運了。正在這裏胡思亂想時，湊巧那尙三虎拍馬而來，因為周武沒有拜碼頭，惹動了尙三虎的氣，便在馬上高聲喝住那些看熱鬧的，不准給錢與周武，衆人果然懼怕尙三虎，便一哄而散。江義看在眼裏，不禁十分暢快，覺得尙三虎激怒了這賣解的，這賣解的決計不肯干休，我們小主人的冤仇，可以趁在裏面一同報復了。當下也就閃過一旁，叮囑那同去的當差的道：『你跟在這賣解的背後，看他落在那家客店裏，便立刻跨進門去，向那賣解的說是我們少爺有請，務必死拉活扯的把他請到我們家裏來，和我們少爺當面談談。』那當差的答應了，江義便急急忙忙回家報告江煥文。

說也可笑，周武這時垂頭喪氣，只知道去找尋客店，想不到背後有這麼一個當差的跟着。及至和順興店掌櫃的說了一會，尚三虎的事情，掌櫃的因爲不肯得罪尚三虎，所以沒有把房間借給周武，卻勸周武趕快離開沙市，免惹是非。周武聽了，勃然大怒。這些情節，那當差瞧在肚裏，瞧得一明一白。暗想此時若不上前奉請，萬一這賣解的離開了沙市，自己回去，如何交代江義。所以趁周武出了客店大門，便趕忙搶步上前，說了一聲家爺有請，滿心以爲周武或者還要推託；那知周武誤會是尚三虎請他的，所以竟毫不推辭，跟了便跑。及至到內室裏，見了江煥文，江煥文便在枕上連連叩頭，累得江義也跪在地上，不肯起來。周武見了這般光景，摸不着頭腦，只是頓足道：『這算甚麼？這算甚麼？』一手便

把江義扶起，又回身向江煥文道：『不要鬧虛文了，有話快說。』江煥文才把以前自己受尙三虎欺侮的那一番情節，說給周武聽。末了，便哭着要求周武替他報仇。周武望了江煥文一眼，覺得推辭不得，只得一口答應。江煥文見周武答應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便教快些預備酒席。

不多時那些當差的七手八腳，調開桌椅，山珍海錯，堆了一桌子。周武也毫不客氣，坐在首席，狼吞虎咽，飽餐了一頓。飯罷，周武江煥文談了一會，看看天色將近二更時分，四下人聲都寂靜了，周武便霍地跳起身來道：『是這時候了，不免到尙三虎家裏去走一遭。』說着，便教江義在適才帶來的那木箱裏，檢了一身夜行衣服出來換上，腰間插了一把單刀。江煥文見周武要到尙



三虎家去，心裏不禁又驚又喜。喜的是此去，可以替自己報仇雪恨；驚的是尙三虎家裏，着實有幾個奇才異能之士。恐此去萬一有什麼差錯，自己便實在有些對不起周武。只得小心翼翼的說

道：「此去須要留神！那尙三虎家裏，就在這沙市鎮向西一條市街盡頭的地方。尙三虎家裏的房屋，十分高大，四面都是河，白天把吊橋放下，晚上便吊了起來。過了吊橋，便是一帶圍牆，那圍牆也有一尺多厚，像城牆般。四面居然就有四座敵樓，晚上便有人在那裏按着時辰，鳴金擊鼓。……」周武不等江煥文說完，便截住了他

的話頭道：「是了，只要知道尙三虎那廝家裏的方向，便不會再趕錯道路了。至於尙三虎家裏護莊河怎樣闊，圍牆怎樣厚，都不必去管他，任憑他銅牆鐵壁，我有本領可以把他踹成平地。」說罷，便辭江煥文江義主僕走出室外，只聽那周武說了一聲我去就來，人早已躡上了屋脊，晃一晃便不知去向，那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色皎潔，江煥文主僕兩人，看的真切，不禁點頭贊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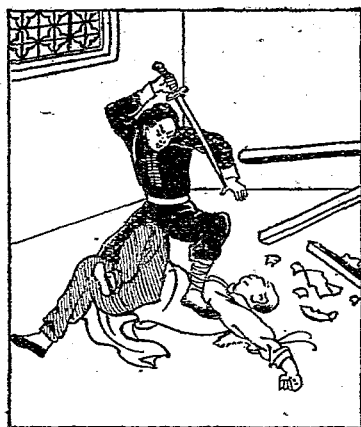
且說那周武一路穿牆越屋，出了沙市西街，那尙三虎的莊子，已經望得見了。果然建造得十分堅固，四面的護莊河，就有二丈多寬。天邊一輪明月，映在水面上，只見白茫茫地一片。周武到了河邊，絕不躊躇，只縱身一跳，便跳了過去。周武留神細看，見那所屋子，確是高大大異常，心裏呖了一口，想這小子好威風，只要瞧

他蓋的他屋子，就知道他在這沙市鎮上，便儼然如小皇帝般。自己此來，正好做戒做戒他；倘若這廝從此覺悟了，改過自新，做個



好人，也未嘗不是地方之福咧。他正在這麼想，身子却早已到了那高樓的屋上。只見他在屋簷上使了一個鷓子翻身的架式，上半身便從瓦楞裏倒挂下來；留心窺探時，只見樓上兀是燈燭輝煌，那白天看見的尙三虎，却科頭跣足，坐在一隻虎皮交椅上。周武見了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從腰間掣出刀來，就倒挂的形勢，雙足一蹬，身體早已到了屋

子裏，那尙三虎見廊簷上飛下一個人來，手中又執着明晃晃的單刀，心裏就知道不好。幸喜他自己是練過把勢的，正當千鈞一髮之時，便隨手提起了那把虎皮交椅，權當兵器，來招架周武的單刀。被周武的刀尖輕輕地一挑，那把交椅在尙三虎手裏，便把握不住，早一聲響亮，飛出去有五六尺遠。尙三虎見不是路，便一個箭步，想搶出門去喊救，只聽周武說聲：『那裏走？』飛起腿來，在尙三虎腰眼裏着了一下。尙三虎也就站立不穩，撲通一聲，便仰面朝天躺了下去。周武那裏肯放鬆一步，趕上前去用腳踏住了尙三虎的前胸，喝了一聲道：『你認得你老子就是今天在那火燒坪上賣解的麼？今天受了你這廝的羞辱，晚上來，不會別的，只借你兩隻耳朵用用，好以後在江湖上行走。』周武說罷，便手



起刀落，把尚三虎左面一隻耳朵，血淋淋地割了下來，用刀尖挑了，尚三虎臉上晃了一晃道：『告訴你這小子，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周武便是。此刻住在江煥文家裏。我今天割了你兩隻耳朵，你要是好漢，不妨來姓江的家裏找我。我這番來，一來是報白天火燒坪上之仇，二來便是替江煥文掙一個信給你，教你往後不要小覷了姓江的。說時便想再來割尚三虎右邊的耳朵，那刀鋒離開皮膚不滿一寸，看看就要割將下去了，冷不防背後颼颼一陣冷風。周武便知道這是暗器，忙

低下頭來，原來是一隻金錢鏢。周武見了這鏢，知道尙三虎手下的那些打手，必然得了信息，所以前來救應，便撇下尙三虎，回身來準備廝殺。只聽得院子裏人聲鼎沸，那燈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一個穿着密門鈕扣，短衣窄袖，手裏拿着一條鐵棍的人，早搶入屋子裏，掄起鐵棍，使了一個五雷蓋頂的架式，向周武頭上打來。周武忙用刀架住，兩個人一來一往，便在屋子裏戰了有四、五個回合。周武這時，心裏嫌這屋子裏地方太小，不能使展生平的本領，況且自己此番來，只要給一點苦頭給尙三虎吃，便算目的已達。要是這們廝殺起來，他們人多，究竟衆寡不敵，不如覷個機會，走爲上著。當下便覷準了那人的破綻，晃了一刀，趁那人招架時，便跳出門去，翻身上屋，三跳兩縱，早就翻過了四五重

屋脊。又跳出了尙家莊的圍牆，瞧不見後面追趕的，便跳過河去，回到江家歇息。



57.61
29.3
90

